

2002

难忘的 一九四四年

第26卷



漓江出版社

难忘的 一九四四年

桂林文史资料

第二十六辑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编 魏华龄

编辑 周德荣

助编 唐晓敏

(桂)新登字03号

难忘的一九四四年

桂林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魏华龄 主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375 插页1 字数636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册

ISBN 7—5407—1634—7/G·465

定价: 2.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新
平
洲
PDG



△桂林疏散时，火车内外，车上车下，挤满了逃难的人群。

封小明供稿



△抗战后的桂林一角，只见“颓垣断壁，遍地蓬蒿，极目荒凉，无异旷野”。

封小明供稿



△桂林文抗队部分队员在兴安“湘漓分派”留影。

黎民伟摄影 吕坪供稿



△临阳联队 1945 年在阳朔古座塘村一家民房墙上书写的标语“临阳联队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本片摄于 1992 年 9 月, 右起第一人为当年联队政治部副主任韦立仁。)

莫子正供稿

序

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 阳德华

《难忘的一九四四年》这本书，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桂林时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和顽强的抗争，为年轻一代提供了一份带有乡土气息的爱国主义教材。

1944年11月，山水秀丽的桂林城，在日本侵略者罪恶的铁蹄下沦陷，桂林人民落入了血海苦难之中。日军不顾国际公法，惨无人道地用毒气熏杀我桂林军民；他们滥杀无辜，多少骨肉同胞倒在侵略者的刺刀枪口之下；他们到处奸淫妇女，连七旬老妪和未成年的幼女都不放过。在日军侵占桂林期间，桂林人民受尽了欺压凌辱，多少人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日本侵略者在桂林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然而，桂林人民并没有在侵略者的暴行面前屈服。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同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抗争。桂林文抗队舍生忘死挺进前线，为发动群众抗日，激励抗日将士杀敌歌与舞、鼓与呼；守城的国民党爱国将士与敌人浴血奋战，三将军和八百壮士以身殉国；乡民们不甘做亡国奴，

同仇敌忾，或赤手空拳，或拿起武器，奋起抗击侵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抗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这些斗争，充分地反映出桂林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同广大国土上的抗日斗争汇成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洪流。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终于遭到了彻底失败，被迫宣告无条件投降。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既把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也使日本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我们今天在回顾当年日本侵略者侵占桂林这段悲惨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历史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在那残酷的岁月里，有许多正义的和觉醒了的日本人民是同情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的，不少人还直接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本书记载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的活动，就是明证。“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今天的中国，早已换了人间，日益繁荣富强。今天的桂林，也早已改变了当年战争废墟的模样，成为一座欣欣向荣的风景游览和历史文化名城。然而，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耻辱苦难，我们要世代永志不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昭示我们：只有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才能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的实力，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能使可能出现的侵略者望而却步，才能使中国昂然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

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让青少年了解祖国的过去，家乡的过去，不忘民族历史的耻辱，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书记载的史料，对于生长在桂林这块土地上的青少年，读起来会有亲切感；又加上这些史料所述的人物故事，可使青少年得到老一辈经历的印证，读起来会倍觉实在。因此，这本书，对青少年会有很大的感染力，极富教育意义。

衷心希望这本书，能进一步激发青少年朋友为祖国繁荣富强努力学习、拼搏的爱国热忱，热爱祖国，热爱桂林，立志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1994年5月28日

目 录

序.....	阳德华 (1)
难忘的一九四四年.....	植恒钦 (1)
挺进抗日前沿的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	
.....	陈扬华 张 谷 (8)
记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	韦敬文 彭英明 (11)
壮烈殉国三将军.....	李时新 (19)
——桂林保卫战纪实之一	
悲哉，壮哉，391团	李时新 (25)
——桂林保卫战纪实之二	
临阳联队的诞生.....	莫子正 (34)
几次难忘的战斗.....	莫子正 (38)
——临阳联队武装斗争纪实	
红色政工队.....	吴腾芳 (43)
一支英勇抗击日军的群众武装.....	李荣典 (48)
——记临桂县南边山朗村抗日自卫队	
赤手空拳斗倒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	李振环 (51)
桂林的受难.....	巴 金 (54)
死难者的画相 (诗)	艾 青 (59)
桂林的撤退·火车 (诗)	黄药眠 (63)

甲申浩劫纪实	于瑞云 (66)
桂林的毁灭	戈衍棣 (68)
桂林沦陷杂记	周晓林 (71)
七星岩内八百忠魂	毛庭栋 (77)
黄泥岩成了白骨洞	赵 平 (79)
村毁人绝的马埠江	毛庭栋 (81)
大吉岩的血泪仇	毛庭栋 (84)
日军在南郊二塘犯下的血腥暴行	桂南行 (86)
日本侵略军在阳朔犯下的罪行	莫子正 (89)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	魏华龄 (93)
后记	编 者 (100)

难忘的一九四四年

植恒钦^①

1944年，日军侵桂，桂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充满血泪的年代。

这一年，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各战场陷于困境，于是，疯狂调动侵略军猛攻平汉、粤汉、湘桂三条铁路线，妄图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干线，把东南亚与东亚大陆连成一片，图谋最后挣扎。

这年夏天，湘北烽烟弥漫，6月19日长沙失陷，衡阳告急，桂林震惊。桂林文化城命运如何？50多万桂林人民是洒泪逃难去？或是动员起来保卫大西南这颗明珠？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保卫大西南”

桂林文化界人士集会决定：开展“保卫大西南”动员宣

^① 植恒钦，原民盟桂林市委副主委，离休干部，是难忘的1944年的亲身经历者。

传周活动，号召桂林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迎接战斗。

6月18日，在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先生主持下，桂林文化界人士带领进步青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旗大游行”。队伍从广西省立艺术馆出发，经十字广场转向中南路，队伍前面高举着“保卫大西南”的横幅大标语，接着是一面10多米见方的大国旗，由8个青年用手执着，“国旗在呼唤你献金”的横幅大标语跟在国旗后面，接着是李济深、柳亚子、龙积之等长老团乘坐的宣传车、抗战漫画、游行队伍，队伍两边是三五成群的小学生，他们带着钱筒沿街向商店老板和顾客募捐。“同胞们动员起来，保卫大西南”、“为了爱国抗战，拿出良心来吧”、“一切为了前线”、“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等口号声，《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声震动着桂林山城，感动着人群，许多群众把钱抛向国旗，表示自己的爱国心，连续三天的“国旗大游行”把全市人民动员起来了。

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所有学校、团体重新兴起了抗战初期的热潮，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演街头活报剧，全城沸腾着抗战的激情。当时在十字街广场、阳桥、依仁路等处设有献金台，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呼号下，人民群众纷纷竞相捐献，以表示对抗战的赤诚。特别令人敬佩的是连一些年长的乞丐，擦皮鞋的孩子，卖报的报童，人力车夫也把自己十分有限的所得献上。有支宣传队队员化装成难民在街头演唱，一曲《松花江上》之后，唱他们自编的顺口溜：“我家本在黄河边，鬼子打来逃南京，都城血泪仇未报，行乞长江别乡亲，幸有西南山河在，求生流落漓水间，桂林若是沦陷

了，浪迹天涯到何年？”声调凄凉，人群落泪，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抛来一张张钱钞支援抗战。经过抗战宣传周，全市群众初步动员起来了。对此，田汉《桂林抗日大游行纪事》赞曰：“百万人民离不开，苍眉炯眼再登台；国旗到处金如雨，尽道西南长老来。”

长沙失陷后，桂林警备司令部命令机关学校须在7月5日前疏散，过时不再提供交通工具。机关、学校都忙于搬迁，许多青年学生都留下来，参加各种抗战组织，要求奔上前线，为保卫大西南贡献力量。

这些抗战组织，除了各校的战地服务工作队之外，还有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三民主义青年团领导的青年军（夏威将军兼任团长）。

我拿着张锡昌（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老师）写的介绍信，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去艺术馆报名参加文化界抗战工作队，负责报名工作的同志说：“两天时间，报名者已超过千人了。”艺术馆广场还拥挤着一群群青年要求报名，文抗队只招收100名，决定要谁呢？只能用考试录取的办法。于是贴出通告：7月4日考试，择优录取。当时桂林师范的同学赵桂器也来报名，他说文抗队不录取，他就回兴坪（属阳朔）组织抗日游击队，约我一起去，他把地址告诉我说：若是文抗队去不成，就去找他。文抗队放榜时，榜上有赵桂器的名字，可是他没有来报到。（解放后才知道，他是临阳联队创建人之一，抗战时与日军作战非常英勇，打了不少胜仗，解放战争时，被国民党军围剿，在作战中不幸身亡。）

8月8日，衡阳沦陷后，战火迫近广西，战争气氛笼罩了桂林城。从北门进入市区，看不见熙熙攘攘的景象了，许

多店铺关了门，街上行人稀少，偶尔看到一些外来难民手上搂着一些衣物、毛毯之类在叫卖。十字广场算是热闹些，可是行人都是来去匆匆。我想回学校去住几天，当我走进学校（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校址在六合路）时，眼前展现的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景象，大多数房屋的门板没有了，我存放在教授宿舍内的被褥蚊帐以及用品也不见了，只好折回市内找个投宿地方。我去正阳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碰碰运气，恰好会见陈望高，“工合”的同志都疏散去平乐了，陈望高是留守人员，我们住在一起。（他于1946年去宾阳县建立人民民主政府，国民党命令解散，并派军队进剿，未及转移的人员被杀害，陈望高遇难。）

一连几天，为了会朋友，我和陈兄在桂林城到处走，还走到甘棠渡、大圩等处，我们所看见的都是逃难的同胞三五成群地挑着行李走路；军队和民工在城郊挖战壕，修碉堡。十字街广场、中正桥（现名解放桥）头、阳桥头等地也在修筑钢筋水泥碉堡，桂林已披上戎装，准备战斗。——弹指间50年飞逝，这些曾为保卫桂林作过贡献的碉堡大多不存在了，只有老人山上还残存着一座，供后人凭吊。

桂林大疏散

9月12日，广西省政府发出第三次强迫疏散命令，限市民在14日正午以前全部撤离桂林城，全城顿时紧张。本地市民向邻县、山区疏散，外来人都涌向火车站、汽车站。车站广场人山人海，有针插不进之势。陈望高决定走路去荔浦，我只好去北站碰运气。市内只有军队搬运战争物资，军人巡

遑，很少看到老百姓走路。北站也是人的海洋，我从人缝中挤进站台，刚好有一列车箱停在那里，人们都从车窗爬进去，我和立达中学的几个同学，也随着人流从窗口爬进车箱内。车内人挤人，行李架也有人，可说是没有松动的余地。小孩被挤哭，老人被挤喘着气，可是没有人埋怨，没有人辱骂，只有互谅互让之声，只要车内还能容得下，有人要爬上车，车内的人帮着拉，站台上的人就帮着推。大家都理解这是在逃难，不能让自己的同胞留下来受苦受难。

停在轨道上所有的车箱都挤满了人，车顶上 也坐满了人，车下也架起床板躺着人。人坐在车内，呆了一天一夜，火车丝毫不动。车站那边传来消息说，车站没有煤了，只能烧枕木了，但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把列车开出去。第二天上午来了火车头，把停在轨道上的所有车箱连接成长龙，用三台火车头拉，一台在前，一台在中间，一台在后，这是即将陷落的桂林开出的最后一趟列车了。这列车人之多，车之长，速度之慢简直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了。列车在轨道上缓缓行驶，天黑很久了才到达波寨，车停下来了，传来消息说，枕木烧光了，要等运来枕木才能开行。在墨黑的夜里，在幽静的山间，人们呼哩呼噜地睡着了。下半夜，火车开动了，突然间，车箱下有位妇女哭叫起来：“我的儿子不见啦，跌落铁轨啦，我的儿呀，在哪里呀！”她爬上站台一边哭叫，一边往回找，在漆黑的夜里她能找到儿子吗？后来我在重庆见到林冰风（师范学院的同学），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他和几个华侨也是搭这列火车离开桂林的，在波寨停车的时候，庄氏（希泉）兄弟等几人下车后在路边睡着了，待醒来火车开走了，于是他们急起直追，终于在下一个站追上了火车。

他说：“人与火车赛跑，火车没有人快，真是奇迹。”火车到达柳州北站已是黄昏时刻，下车时才发现我们乘坐的车箱停在月台北端外相当远的地方，往前看，看不见列车的尽头，往后看，还有10多节车箱拖在后面，有人估计列车可能有八九十节，其中还挂有两台没有点火的火车头，大概它们也是参加逃难的行列吧！

当晚我们三人赶到柳州城站候车，有个好心的朋友告诉我们：下半夜有列铁罐车要开往独山。当那朋友邀我们一同去搭车的时候，他上车了，但我们三个人被赶了下来，把门的人气势汹汹地说：“这是我的包车，任何人不得上车。”那朋友说情、哀求、送钱也没有用。过去曾听人说：“黔桂多路霸，有钱能过卡。”可是这个家伙比路霸还要凶狠得多。

黔 桂 道 上

第二天，车站贴出告示：城站不再有车开，搭车请去河西村站。河西村站的景象和桂林北站差不多，停放在轨道上的车箱都挤满了人，有些车顶上 also 坐有人群，谁都不知道哪列车要开，问站长，站长也摇头。在车站蹲了两天两夜，没见开走一列车。第三天傍晚，在车站偶然遇见吴燕生教授（桂林师范学院老师），他说他没跟学院走，资源委员会要他留下来协助柳州铁路局寻找煤矿，现在铁路缺煤，没有煤火车开不动，最近找到一个怀远（在宜山）煤矿，煤质不很好，但还顶用，正在抓紧开采。他还说：日军正从南宁、梧州包抄过来，这里局势很紧张，叫我们赶快走。他把我们带到调度

室，对调度主任说：“他们是我的学生，请你设法把他们送走。”调度主任向吴老师敬了个礼说：“请放心。”吴老师说：“我把他们交给你啦。”调度主任叫我们在室外窗口边等候。半夜，调度主任把我们叫醒，带我们登上一节敞篷的空货车，说：“这列车只到金城江，你们到那边再想办法。”接着他又分批带来10多个人。大概凌晨三四点钟，来了火车头把我们的车箱挂上，然后拉出去再挂上别的车箱，中午时光到达金城江，火车头把这列铁罐车扔下开走了，我们只好下车寻找去独山的会合。

金城江市镇不大，只有一条约三四百米长的街，多数是茅草搭盖的房屋，饮食店、摊点不多，东西昂贵，只做半天生意下半天就没有东西卖了，到处住着逃难的人群，没有可以投宿的地方。我在人丛中遇见苏夏（文抗队的同志），我们到车站外铁路边休息，准备有火车头来就爬煤车。第二天上午，来了一台火车头在岔道口处停下来，我们走过去问司机开往哪里，什么时候开？司机示意每人交500元，让我们上盛煤车坐下，火车头进站挂上一列铁罐货车迅即开走了。

火车离开金城江后，要穿行许多隧道，司机告诉我们每人准备一块手巾蒙鼻以免煤气中毒，车到六甲快要进隧道时，我们看见有几只人手吊在洞口上端的小树上，但未见人头和人身。司机说：前几天，有好多人爬上车顶，前面堆放行李，车过隧道时，行李被隧道口刮过来，人被车箱轧断了，人死了手留在那里，死了不少人，现在车站禁止难民爬车顶了。

逃难的生活还熬了近一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桂林。
难忘的1944！难熬的1944！